

第 六 辑

Oliver Twist

新课标人文素养教育必读书目

雾都孤儿

〔英〕查尔斯·狄更斯



中国文联出版社

雾都孤儿



何星亦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一章

因为一些原因,我们这里讲到的这个城镇,读者无法得知它的镇名,我们也不想给它虚构一个假名。就像大多数的城镇,不管它是大是小,有一个机构少不了,它就是贫民习艺所,这个城镇当然也有。奥立佛·退斯特就是出生在这个贫民习艺所中。至于他出生的日期,读者不必知道,因为这并没有多大意义,至少此刻如此。

贫民习艺所当然不是婴儿理想的出生地,不过对奥立佛·退斯特来说,它可能是最好的地方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让奥立佛自己进行呼吸,可真是够令人费神的。呼吸虽然是麻烦的事情,但对于我们舒舒服服地存在却是不可缺少的。在一块小毛垫子上,奥立佛·退斯特躺着喘息了一阵,现在他正在阴阳间徘徊,而命运之神似乎更倾向于让他靠近阳间。在奥立佛·退斯特周围如果有慈祥和蔼的奶奶们,忧心忡忡的婶婶们,关心备至的护士们以及医术高明的医生们,在这一时刻,他必定马上会给整死,这是毫无疑问的。好在事实是现在只有一个老太婆和一个教区的外科医生。由于喝到平时并不常喝的酒,这个老太婆显得醉醺醺的。而教区外科医生则是按照合同来干这种事的。在阴阳界上一阵搏斗后,奥立佛打了一个呵欠,开始呼吸了。接着是一阵哭喊,这一哭喊便向这里的人宣告,又一个婴儿诞生了,而这个教区从此又添加了一个新的负担。

在奥立佛·退斯特以哭声来证明他的正常到来时,铁床上发出了沙沙的响声,这是铁床上用多种破布拼成的被子发出的响声。在这张铁床上,有一位面色苍白的年轻姑娘,微微抬起头,用类似沙子般微小的声音,含糊地说道:

“在我死之前,请让我看看我那可怜的孩子吧。”

外科医生此时正面朝着壁炉,坐在那里正把两只手掌交互地揉搓。这位年轻姑娘一说话,他很快就站了起来,来到姑娘床边。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能够以如此温柔的语调说道:

“可怜的姑娘,不要说死。你还应该活下去。”

这时，这位老太婆也附和地说道：

“愿在天之主有灵，保佑她不死，保佑我们这可怜的姑娘。为了这孩子，她可不能死啊！”

说话的同时，她很快把绿色的玻璃酒瓶放进了口袋，就在刚才，她还很舒适地在一个角落里饮着美酒。

接着，她又喃喃说道：

“愿天主保佑她平平安安。等她像我这般老时，等她生了十三个儿女之后，等她和那仅活的两个儿女一起住在这贫民习艺所里时，她便会知道，像现在这样激动，实在是没有必要的事，甚至是很可笑的事。就愿天主保佑她吧！看看她现在已成了一个母亲，总不能就这样让她死去吧！让她看看这个可爱的小羊羔子。”

但是，这位老太婆护士的这番令人感动的言语似乎并没有感动上天之主。这位姑娘艰难地摇了摇头，然后又向孩子伸出了两只手。

外科医生把婴儿放到了这位姑娘的怀里。看着自己的孩子，这位姑娘激动地用自己冰冷而苍白的嘴唇热吻着孩子的额角，接着又用双手抹着自己的脸。这之后，她又迷乱地看了看四周，接着身不由己地抖动起来。接下去，她倒下了，再也睁不开双眼看她的孩子。外科医生和老太婆护士神色慌张地在她的胸口、双手以及太阳穴搓动，希望能挽救这位姑娘的生命。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这位姑娘身上的血已停止了流动，再也不能呼吸了。虽然，她（这位姑娘）已没有感觉了，但外科医生和老太婆护士仍然为她默默地进行许愿，以求她能够得到安慰。

“一切都结束了，辛格米太太！”外科医生很失望地对老太婆护士说了这句话。

“可不是吗？我可怜的姑娘，你就这样地死去了！”老太婆护士也说道。由于刚才在她弯腰抱孩子时，把软木塞掉到了床上，她于是一面说着一面拾起了软木塞。

“可怜的姑娘。”她又一次似乎不无失望地叹息道。

“辛格米太太，如果孩子哭了，请叫我来。”在小心地戴着他的手套的同时，外科医生吩咐道。

“这孩子也许会有一些麻烦。出现麻烦时，请你给他喂一些麦片

粥。”

说完这句话，他戴上帽子，向门口走去。

“不知她是从哪儿来的？这可是一位漂亮的姑娘，不是吗？辛格米太太。”当他正欲离身向门口走去时，补充说了这句话。

“她是昨天晚上被人送来的，开始也是在街上被发现的。只要看看她穿的那双都快成碎片的鞋子，谁都可以看出她一定是走了许多的路。哎，但我们谁也不知她来自哪里，又想去哪里，也许只有上天才能知道。”老太婆又很失望地答道。

于是，在他离开前，外科医生又看了看这位被认为可怜的姑娘，然后又看了看她的左手。

“这可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连结婚戒指都没有，很明显又是相同的故事。那么，晚安，辛格米太太！”外科医生摇摇头说道。

在外科医生出去用餐后，这位老太婆护士又一次坐到壁炉前的一张小凳子上，重新拿起她的那瓶绿酒，独自饮了几口，接着便走到婴儿旁边，为婴儿穿衣。

现在，就奥立佛·退斯特从他的穿着来看，不管他究竟是出身于豪门望族，抑或是一个乞丐的儿子。这一点，其实没有人能断定出来。他现在披上了这件破旧的白洋布袍子，他的身份也就注定了，他明显地被归到他的这类中去——一个教区的贫儿，一个贫民习艺所的孤儿，一个将饱受饥饿和寒冷的苦工，他将注定要在这世界里被人玩弄，被人鄙视，被人唾弃。

可怜的小奥立佛·退斯特此刻却还在起劲地哭喊着，完全不知自己今后的命运。如果小奥立佛·退斯特现在就能知道他生来就失去了妈妈，而他的今后将在贫民习艺所以及教会执事们的所谓关怀下才能生存的话，他一定会哭得比现在还要响亮。

第二章

在对他各种各样的欺诈哄骗中，奥立佛·退斯特，可怜的倒霉鬼，就这样又过了八至十个月。很显然，他是用奶瓶喂大的。而奥立佛·

退斯特一无所有的情况，很自然地被这所贫民习艺所正式地向教区当局作了汇报。对于奥立佛·退斯特的情况，教区当局认真地考虑过，又询问贫民习艺所是否有一位已被收容的妇女，能收养奥立佛·退斯特，使他得到一些必要的慰藉。而结果是，读者也许能够想到：这个贫民习艺所很是谦和地说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妇女。

由于没有被收容的妇女可以抚养奥立佛·退斯特，这实际上等于违反了贫民救济法。因此，教区当局决定把奥立佛·退斯特送到三英里外的一个贫民习艺所的分支机构去“寄养”，并且他们把他们的这种行为看作是非常具有人道主义和宽宏大量的决定。在这个分支机构里，有二三十个与奥立佛·退斯特情况相似的小犯人。在那里，他们由一位年龄不小的妇女关照，但情况却是：他们整天在地上滚来滚去，从来没有吃饱过，穿暖过。对于这里的每一个小孩，他们每星期都被提供七便士半的钱，但这钱显然不是直接交到他们手里，自然，这钱由照顾他们的这位妇女管理，而这位妇女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接下了照顾这些小犯人这件差事。这位不年轻的妇女很清楚地知道，每星期七便士半的生活费，对于这帮小犯人来说，早已是绰绰有余了。也许用这七便士半买来的东西，当然有很多，不但不能使这些小犯人过得更好，反而对他们的肠胃不利。于是，对于这些小犯人每星期的七便士半，便只有小部分被这位经验丰富的妇女拿来喂养他们，而大部分很自然地被她挪用当作自己的薪水了。这位老谋深算的妇女，很精明地盘算着自己的小算盘：怎样对孩子有利，当然更重要的是怎样对自己有利。于是，一位伟大的实验哲学家又诞生了：她在原来就是很深的陷阱里又发现了一处更深的陷阱。

我想大家都会知道，有这样一位实验哲学家，他创造出了一种伟大的理论即没有饲料，马也能活下去的理论。为了证明他这个伟大的理论，他先让马每天只吃一根干草。他原来想等马每天只吃一根干草后，再把马训练成每天一根干草不吃也能活下去，而且那时马的精神状态依然非常好。但令人惋惜的是，这马没等自己享用一下美妙的空气美餐，就已悄然地合上了双眼。不走运的是，这位妇女实验哲学家也同样地不成功。对于奥立佛·退斯特，她用她一贯的老方法对其悉心备至地照料，但结果却令人惊讶的相同。对于这帮天真无

知的小犯人,虽然他们在每周最低生活标准下生活着,但他们却从没自己想过死,也许他们根本连死是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命运却偏偏对他们开了玩笑:不是因为又饥又冷生病而死,一不小心掉到火里烧死,就是有人会因偶然的情况而被闷死。不管怎么样,这些可怜的小家伙常常会被带到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们会与他们从没见过面的亲人们相聚。

偶尔你会看到这样的事:当一位教区收养的小孩因为大意掉到床凳上而被发现,或者在洗澡时因粗心而被烫伤,其实因洗澡被烫伤这种事情相对于前一种事来说,却很少发生,这是因为在这种寄养所里,谈到洗澡,可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但不管哪种事发生了,陪审团都会对这种事进行审讯,提一些可笑有趣的问题,偶尔也提些令人棘手的问题,而教区的居民们,往往也抓住这些机会,集体签名进行抗议。但很快地,教区的医生及干事们会理直气壮地驳回这些问题。他们的做法是:教区的外科医生对死去的小家伙进行尸体解剖,结果是肚子里什么也没有(这结果倒是非常确实的);而同时,教区的干事信誓旦旦地说道,他们完全是按教区规定办事,没有半点违法,表现得总是非常诚实可信。这之外,董事会定期对寄养所进行巡视,但这又有何用处呢?在要视察的前一天,他们总会通知教区干事他们明天就会去视察。于是,当他们第二天来到寄养所视察时,他们会很惊喜地看到,孩子们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那么,他们除了赞扬还会做什么呢?

这么看来,如果你还希望这种寄养制度能够结出格外丰硕的果实,那我就要怀疑你的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矮小的身材,细瘦的体格,加上苍白的面色,这就是奥立佛·退斯特9岁生日时的样子。但恶劣的生活环境却丝毫没有改变奥立佛·退斯特天生的善良的心灵。相反,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倒使奥立佛·退斯特的心胸更加开阔。或许就是在这种环境里,他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初八年。现在,他正过他的第九个生日。然而,可怜的奥立佛·退斯特在他九岁生日的这一天,却是与他的两个小伙伴一起在煤窖里度过。谁又能记住他的生日呢?由于这两个小伙伴与他一起令人吃惊地说他们自己饿,这使得寄养所里的管家曼太太很生气,因此曼太太在对他们进行了一阵

鞭打后，把他们关进了煤窖。而正当这时，上天也许发了点良心，就在曼太太把他们关进煤窖之时，教区干事班布尔先生来了，此时他正吃力地打开菜园大门上的小便门。

“哦，原来是班布尔先生来了。”曼太太装得非常高兴地说道，因为她把头探出窗外看到了班布尔先生。接着，她又回身对身边的苏珊说道：“苏珊，你快把那三个小家伙带到楼上，洗个干净。”“班布尔先生，看到您来我可真是非常高兴。”曼太太很快又奉承了班布尔先生一句。

但这个班布尔先生，有肥胖的身躯，属于容易暴躁的胆汁型的人。因此，不管曼太太多么亲切地招呼他，他却似没有听见一般，依然在使劲地摇那扇门，然后又狠狠踹了那扇门一脚，似乎要把他全身的怒火都发泄到这扇门身上。

知道那三个小家伙已被转移了，曼太太才装得如梦初醒似地惊叫道：“哎呀，看我的记性，我竟忘了已把门给反锁上了。”于是，她一面惊呼，一面匆匆地奔跑出来，“看我的脑子，连这都忘了。真是对不起您，班布尔先生，让您等了这么久。请进，请进。”

要是换作另一位教区干事，曼太太这一番盛情邀请，也许可以使其怒火平息。然而，对于这位班布尔先生来说，事情却远没有我们想的这般简单。

“我说曼太太，你觉得你这么做，是出于对我的尊敬呢，还是得体呢？”班布尔先生紧握手杖，生气地接着问道：“我来这里是为了与教区教儿们有关的公务。你也是教区派来的人，同样领着教区的薪水。你却把教区的官员关在门外，你说你该如何解释你的行为？”

曼太太实在是个很聪明的人，听完班布尔先生的这些话，她很快谦恭有礼地回答道：“真是对不起您，班布尔先生，我刚才因为告诉一两个孩子，说您来了，这就耽搁了一会儿。说真的，这些孩子可真是喜欢您。”

班布尔先生一贯对自己的演说才能很有信心，这一回又证明他确实如此。因此，他稍稍改变了口气说道：

“算了，曼太太。就照你的话吧，算你对了。那么，你前面带路，我可是来办事的。”

教区干事紧跟着曼太太，走进了一间地上用方砖铺的小会客室。曼太太这时一点也不怠慢，她很快为班布尔先生准备了椅子，接着又亲热地把他的帽子与手杖放在他前面的桌子上。班布尔先生擦了擦额上的汗，然后微笑地看了看他前面的卷边帽。

“班布尔先生，您走了这么长一段路，不用说，一定渴极了。那么，请别见怪，我想问问，您想喝些什么呢？”曼太太这时用很温柔的语调对班布尔先生说道。

“噢，一点也不用，我并不渴。”班布尔先生倒很平静地说道。

曼太太是个会察颜观色的人，注意到他拒绝的语气及伴随着的手势，她接着说道：

“我看您还是喝一点儿。就那么一点儿，加一点凉水和一块糖，您看可以吗？”

班布尔先生咳了起来。

“请您喝一点点吧！”曼太太热情地劝道。

“这是什么？”班布尔先生看到曼太太递过来的酒瓶问道。

“噢，班布尔先生。这是我为孩子们准备的东西。要万一有哪个孩子生病了，我就往达非糖浆中加一点给他喝。这是杜松子酒，班布尔先生，我可不骗您。”曼太太一面说着，一面给班布尔先生倒酒。

“曼太太，你难道让孩子们喝达非糖浆吗？”班布尔先生一面看着曼太太的调制过程，一面很吃惊地问道。

“唔，先生，您知道，虽然这东西很贵，但我总不能忍心看着孩子们受苦。”

“对，曼太太，你可真是个知情达理的妇女。我将尽快向董事会汇报这件事。”班布尔先生一面称赞，一面端起桌上的酒，接着又说道：“那么，我就用这杯酒祝你健康，曼太太。”说完，他很快就吞进了半杯杜松子酒。

班布尔先生这时掏出口袋里的一本记事本，说道：“现在我们来谈点正事吧，奥立佛·退斯特今天已整整九岁了。”

“虽然我们曾出了十英镑，甚至二十英镑的赏金。但不管我们怎样努力，我们始终没有查到有关他生父、生母的住址、姓名及身份地位的情况。”班布尔先生又不无遗憾地说道。

“但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姓呢？”曼太太这时吃惊地问道。

“这是我发明出来的办法。”班布尔先生不无骄傲地说道。

“是您吗？班布尔先生。”

“是的，就是我。我是按字母顺序给那些没有姓名的弃儿取名的。例如，斯瓦波尔(Swubble)是因为他是第 S 个；退斯特(Twist)是因为他是第 T 个；接下去的一个是第 U 个，那么我就为他取名恩温(Unwin)，再下一个当然就是维尔金斯了(Vilkins)。我已准备好所有二十六个字母的姓，等用完了再从头来算。”

“噢，班布尔先生，您可真是有学问的人。”曼太太称赞道。

“嗯，也许就像你所说吧。”班布尔先生听了她的恭维话，显得很满意，于是又一口饮完了这杯兑水杜松子酒。接着，班布尔先生又说道：

“奥立佛已经整整九岁了。董事会已经作出决定，让我把他领回贫民习艺所。现在你就把他叫来吧。”

“我马上去把他带来。”曼太太说着，便起身去办这件事。这时，奥立佛已经洗去了结在脸上和手上的污垢，跟随着曼太太，走进了会客室。

“奥立佛，给先生鞠个躬。”曼太太说道。

奥立佛很听话地给班布尔先生鞠了一躬。

“奥立佛，你想和我一起走吗？”班布尔先生问道。

可怜的奥立佛，当然巴不得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正当他张口想回答这个问题时，他看到了站在班布尔先生后面的曼太太的举动——曼太太正露着凶相。想想过去她对他无数次的捶打，奥立佛很快明白了她的用意，于是他反问道：

“她和我一起走吗？”

“不。不过她会常来看你的。”班布尔先生答道。

这样的话，对一个孩子来说，并不是什么大的安慰。虽然奥立佛年纪轻轻，但他确实很聪明，他装出一副舍不得离开的样子。同样，对于奥立佛来说，想挤出几滴眼泪，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饥饿和最近受的虐待使他很想哭，他哭了，而且哭声是那么自然逼真。曼太太因此一次又一次地上前安慰他，又给了他一块牛油面包。她可从来没

有放弃过对她有利的事，这一次又证明了她是一个多么仁慈的好妇女。而这块面包，对于奥立佛来说，却是非常需要的，这样等他到达贫民习艺所后，他就不再是一副饥饿相。就这样，奥立佛手里拿着一块牛油面包，头上又戴着一顶棕色的教区布帽，由班布尔先生领着离开了这所寄养所。

虽然在这所寄养所里，从来没有一句亲切的话语和一道温和的目光照亮他阴暗和忧郁的童心，但奥立佛毕竟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当寄养所的大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忍不住一阵孩子般忧郁的难过——这里的小伙伴们尽管个个卑鄙恶劣，但毕竟是他童年时的伙伴。在一瞬间，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孤独感落进了奥立佛的心灵。

班布尔先生头也不回地大踏步向前走，而可怜的奥立佛紧紧抓着班布尔先生的衣袖，每走四分之一英里他总要问问是否快到了。班布尔先生当然很不耐烦，对于这种问题，他总是很简短地回答。经过了这些时间，他原先喝过的杜松子酒早已蒸发干净了，因此现在他又是那个教区干事了。

奥立佛走进贫民习艺所不到一刻钟，他刚刚把手里的第二片面包吃完，这时，把他交给一位老太婆照看的班布尔先生回来告诉奥立佛，说现在该去董事会。

奥立佛弄不清董事会是什么意思，因此听班布尔先生这么说，他不知道他是该笑还是该哭。然而没等奥立佛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班布尔先生就在他的头上敲了一下。然后班布尔先生叮嘱他跟着，这样奥立佛跟着他走进了一间很大的用白粉刷过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有十位左右肥胖的绅士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一位特别肥胖的绅士，他有一张滚圆的大红脸，正坐在桌子的顶头上的圈椅上。

“向董事会成员鞠躬。”班布尔先生对奥立佛吩咐道。奥立佛擦去眼眶里的几颗泪珠，向桌子鞠了一躬。

“你叫什么名字，可怜的孩子？”坐在圈椅上的绅士问道。

看到这么多的绅士在他的面前，奥立佛很害怕，身体禁不住地发起抖来。而班布尔先生在他后面的一下敲打，很快使奥立佛害怕得哭了出来。由于大家知道的两种原因奥立佛回答问题的声音既低又有点犹豫，这使得一位穿白背心的绅士认为他是一个傻瓜。其实这

位绅士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借此使自己精神振作一下。

这时，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问道：“孩子，我想你一定知道自己是一个孤儿吧？”

“孤儿是什么意思，先生？”奥立佛迷惑地问道。

“我肯定这孩子是一个傻蛋。”那位穿白背心的绅士更加坚定地说道。

“嘘！”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又接着说道：“你知道自己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是不是，孩子？”

“是的，先生。”奥立佛这时明白过来，因而哭得更伤心了。

奥立佛不停地哭，使穿白背心的绅士感到很奇怪。于是，他不解地问道：“你为什么一直哭？”

另有一位绅士这时按捺不住地插嘴道：“我希望你每天晚上都为那些养活你的人做祷告，像一个基督徒一样。”

“是的，先生。”奥立佛结结巴巴地说道。这样一个真理在无意间被这位刚刚说话的绅士道破。假如奥立佛真是每天晚上都在为那些养活他的人祷告，那他便真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可惜的是，可怜的小奥立佛又能知道祷告什么呢？

“那么好吧！奥立佛，你就在这里学习一门有用的手艺。”坐在高椅子上的绅士说。

“那你就学习解开旧麻绳做填絮，从明天早晨六点钟开始。”穿白背心的绅士严厉地补充道。

为了感谢这些绅士们把这样一件既使他受教育又使他学习手艺的好差事交给他，奥立佛又在班布尔先生的命令下向董事会鞠了一躬。然后他便很快离开这儿被带到一间收容室里。在这间收容室里，有一张既粗糙又硬的床，奥立佛便又哭了起来，并且渐渐地哭着睡去。

可怜的奥立佛！就在他睡熟时，一项对他未来命运起决定性影响的决议在董事会里通过。

董事会的绅士们个个都是贤明的、深刻的思想家。这一点很快得到证明。因为当他们把注意力转向贫民习艺所时，他们发现了一个真理——穷苦老百姓喜欢贫民习艺所。在这所贫民习艺所里，有

不收费的餐馆，有全年免费提供一日三餐外加下午茶点的服务，还有砖和水泥构建的乐园，在这里不用工作，于是这里成了贫苦阶级的公共娱乐地。

对这些情况早已了如指掌的董事会成员们说：“哎呀！我们应该扭转这种状况，我们要及时纠正这里的一切错误。”这样，他们便制定了这项决议：

所有的穷苦老百姓可以自己选择，（这一点他们绝不强加干涉）：在贫民习艺所中他们要么快快地饿死，要么慢慢地饿死。按照董事们的想法，他们便与自来水公司订立合同，要他们提供无限制的水；又与粮食经销商订立合同，要他们提供定期少量的燕麦片。同时，他们限定每日三餐稀粥，每周两次发放一根葱，礼拜天再每人加发半个面包卷。至于他们限定的许多别的和女人有关的规章制度，这里就不交代了。因为处理婚姻纠纷的民法博士馆收费太高，所以，他们又发了慈悲，允许已婚妇女离婚，最初男方必须抚养一家大小，现在也允许他和家庭脱离，让他成为一个光棍汉。就最后这两点，要不是与贫民习艺所有关系，读者应该清楚地知道，究竟会有多少穷人申请救济，就不消说了。当然，董事们个个都是很聪明的，他们完全能够应付这些难题。如果你要得到救济，那么就必须要进入贫民习艺所，而一进入贫民习艺所，就得一日三餐地喝稀粥，这足以把人们吓退了。

这项制度在奥立佛呆在贫民习艺所的最初六个月里，正在全面推行。开始由于殡葬的费用增多，加上需要缩小贫民的衣服，因此起初的费用是大的。但很快过了一两个星期之后，由于一日三餐的稀粥，贫民变得越来越瘦，因而情况便发生了变化：收容人数越来越少了。于是，董事们高兴了，他们取得了胜利。

这里有一间很大的石砌厅房，厅房的一边有一口大锅，这里便是习艺所的孩子们吃饭的地方。到了吃饭的时间，管饭的师傅们便在自己身上系一条围裙，由他旁边站着的两位妇女帮忙，开始给孩子们盛稀粥。除非有重要的公共节日，可以增加二又四分之一英两的面包，每个孩子只能有一碗粥，一点儿也不多给。由于孩子们总是为了刮干碗里的残汁而把碗也刮得异常明亮干净，因此他们用过的碗是从来不需要洗的。等刮碗这件事完工后，这帮孩子们便坐着睁大眼

睛看着大铜锅，好像他们有能力把一块块灶砖也吃了。这时，他们还不放过自己的手指头，穷凶极恶地舔着，恨不得有几滴溅来的粥星儿。奥立佛和他的小伙伴们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了三个月，终于他们饥饿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这一天，他们中有一个个头比较高的孩子，偷偷向这些小家伙暗示，要是他不能再多吃一些粥，他可能会在夜里把睡在身边的孩子吃掉。对于这一点，这帮孩子似乎都相信，于是，他们召开了个协商会，最后决定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在晚餐后再向师傅要求多给一些。结果这一差事很不幸地落在了我们可怜的奥立佛身上。

晚餐到了，这帮孩子们各就各位。管饭的师傅依然身着厨师服，站在粥锅旁边，身旁站着他的两位妇女助手。粥发完后，他们又进行了一阵冗长的祷告。孩子们一等祷告完毕，就迅速扫光了碗里的粥。这之后，孩子们便向奥立佛递眼色。奥立佛现在也正忍受饥饿的煎熬，因此，他决定孤注一掷，冒把险。他拿着碗和勺子开始向大师傅走去，走到大师傅跟前，他怯怯地说道：“师傅，你能再给我加一些粥吗？”

这位管饭的大师傅是一位肥胖强健的男人，但现在，他的脸色全变了，奥立佛的话让他惊讶得目瞪口呆，他迷惑地看了奥立佛几秒钟，然后靠在灶台上，支撑住身体。而那两位妇女也吓得全身发软。当然，孩子们也吓得不能动弹。

“你说什么？”管饭师傅终于说出了话，但声音十分微弱。

“对不起，先生，我想再要一些粥。”奥立佛回答道。

管饭师傅对着奥立佛的脑袋，用长柄勺狠狠敲了一下，接着抓住他的双手，高喊教区干事。

当班布尔先生神情慌张地闯进会议室时，董事会正在举行严肃的秘密会议。班布尔先生不等董事们反应过来，便向坐在高椅子上的那位绅士报告道：

“林金斯先生，奥立佛想多要些！”

会场上很快便出现了骚动，董事们开始神情大变地议论纷纷。

“什么，多要些！”林金斯先生说道：“班布尔，他是否在他吃完了规定的食物后再多要一些？”

“是的，先生。”班布尔先生紧张地答道。

“我知道这个小家伙必定会被绞死。”穿白背心的绅士叫道。

对于这位绅士的预言，没有人提出异议。很快，董事会作出决定：把奥立佛关闭起来。第二天一大早，在贫民习艺所的大门外面就贴了一张布告，上面写着不管是谁，领走了奥立佛，可得赏金五英镑。也就是说，不管是男是女，只要他或她需要一个学徒，他或她就可以从贫民习艺所领走奥立佛，外加五英镑。

“在我的一生中，将没有其他任何事可以比这件事更令我坚信，奥立佛一定会被绞死。”穿白背心的绅士在第二天早晨读着布告时说道。

第三章

就因为想多要一些粥，奥立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因此被所谓仁慈的、聪明的董事会囚禁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现在，已过了一个星期了。对于奥立佛来说，他只需把手帕的一头系在一只钩子上，把手帕的另一头系在自己的脖子上，那么他便可以验证那位穿白背心的绅士的预言了。但奥立佛没有这么做。其实，读者只须稍动一下脑筋，便可知道奥立佛为什么没有这么做的原因：因为手帕是奢侈品——这是董事会曾经召开的一次会议作出的决议。所以，对于奥立佛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有手帕。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奥立佛的年幼无知。就这样，奥立佛没想到死，只能成天伤心地痛哭。到了夜晚，他便只能用自己的双手掩住自己的双眼，期望自己能早点入睡，度过这可怕的漫漫长夜。但在惊吓与害怕中，他常常半夜惊醒，每到这时，他便把身子尽量地蜷缩，紧靠着墙壁，他觉得那坚硬的墙壁好像能够帮他赶走黑暗和寂寞。

站在这一套制度的对立面，你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这样的环境下，奥立佛不允许参加有利于他健康的锻炼，失去了快乐的人际交往，剥夺了良好的宗教慰藉的权利。

从锻炼来说，虽然正值寒冷的天气，奥立佛依然被要求每天早晨

在唧筒下进行洗身的宗教仪式。奥立佛洗身是在一座石院里，洗身时班布尔先生在旁照料——为了防止奥立佛受凉，他会在奥立佛洗身时用手杖不停地刺痛他全身，以使他因刺痛而发生冒火的感觉。

从人际交往来说，每隔一天，奥立佛就要被带到孩子们吃饭的厅堂。在众目睽睽下，他被无情地鞭打，这叫做“杀鸡儆猴”。

从宗教慰藉来说，每到晚上祷告时，奥立佛便被带进同一个厅堂，倾听孩子们的集体祈祷。祷告的内容已经由董事们作了增加，内容包括祈求上帝使他们善良，知足常乐，服从，保佑他们不犯奥立佛犯下的错误。同时，在祷告词中，他们又明确宣布：奥立佛是邪恶的化身，是从魔鬼工厂里制造出来的产品。

当奥立佛开始习惯于这样的囚禁生活时，机遇又来了。这一天早晨，扫烟囱的甘菲尔德来到大街上，由于房东催他交房租催得正紧，他现在正费尽心思地想如何才能还清欠下的房租。甘菲尔德先生很明白依自己的财政状况，是很难凑出房东所要的五英镑。他绞尽脑汁地盘算，同时不忘用木棒敲打他身边的驴子。在他走过贫民习艺所时，他的目光偶然地落在了大门上的布告上。

“喔——喔！”甘菲尔德让驴子停了下来。

然而，驴子也像他一样，正盘算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待会儿等它把事做完后，主人说不准会给它一些奖赏，如给它一两棵卷心菜。因此，驴子似乎没有听到主人的叫喊声，依然慢慢地向前走。

这下可惹烦了甘菲尔德，他上前对着驴子发出一阵恶毒的咒骂。并且，在他咒骂的同时，他还不忘加以动手——对着驴子脑袋狠狠一击，这要是换个别的动物，也许早就脑袋开花了。然后，甘菲尔德拉着缰绳又使劲一拧，这样驴子的下巴被吊了起来，这只不过是提醒驴子不得自作主张的一个小手段而已。接着，他又在驴子头上敲打了一下，直打得驴子在他回来之前不会清醒。在他做完这一系列的惩罚后，他才又转过身去看那张布告。

此刻，穿白背心的绅士正站在大门口，两手背在身后，就在刚才，他还在董事会里发表了一番深刻的见解，现在他又目睹了甘菲尔德和他的驴子之间的争执风波，他很快地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因为他一眼就看出，让甘菲尔德做奥立佛的师傅是再好也不过了。现在，甘

菲尔德正读布告，他当然高兴了。细读了布告，甘菲尔德也微笑了起来，因为布告上所说的五英镑正是他求之不得的。至于奥立佛，甘菲尔德很清楚，依贫民习艺所的伙食，他一定是个身体矮小、小巧玲珑的小家伙，让奥立佛钻进有通风装置的炉子是再合适不过了。因此，他又读了一遍布告，发现没读错后，他又很有礼貌地向穿白背心的绅士行了个礼，便和绅士搭起话来。

“先生，这里的一个孩子，你们准备让他当学徒吗？”甘菲尔德问道。

“当然，你看如何？”穿白背心的绅士高兴地说道。

“假如教区真的希望他学一种正当的行当，比如扫烟囱这样受人尊敬的行当，我倒真需要一个学徒。”甘菲尔德先生也愉快地答道。

“好吧，我们进去再谈。”穿白背心的绅士对甘菲尔德说道。甘菲尔德又在驴子头上猛敲了一下，再拉了一下驴子的下巴，算是作为对驴子的警告：不要趁他离开时跑开。做完这些，他便随着穿白背心的绅士走进会议室。

“这可是一种很脏的行业。”当听完甘菲尔德叙述他要学徒的愿望后，林金斯先生不高兴地说道。

“我可听说过多起孩子闷死在烟囱里的事。”另一位绅士说道。

“这是由于为了让孩子从烟囱出来而点了一个火把，但他们却把它弄熄了。”甘菲尔德接着说道，“如果光冒烟没有火，当然是没有用，烟不会让孩子们出来，而且这些孩子又喜欢烟。先生们，没有比火更好的东西让孩子们从里面出来。说不定他们卡在烟囱的某个地方，一烫他们的脚，他们就会惊恐地自己挣脱出来。”

听了甘菲尔德的叙说，穿白背心的绅士很是兴奋，他觉得甘菲尔德的话快把他逗乐了，但没等他笑出声来，他看到了林金斯先生的严肃目光，因此他迅速地止住了即将发出的笑声。屋里的董事们进行了一番讨论，但由于他们是私下里讨论，声音很小，因此只能听到诸如“节约开支”，“帐面上要说得过去”，“印一份报告发出来”等只言片语。而且就这些话语之所以能听出来，也是因为他们强调了好几遍的缘故。

现在，他们的讨论终于结束了。他们又各自回到了原位，恢复了